

三國志 吳

冊四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

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

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

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

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

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

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

侯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

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
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
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
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
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
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
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旣平而建
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
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
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
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
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
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

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
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
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
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
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
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歙時武
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
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
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
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
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

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

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

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

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

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

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木白楛選有力精

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

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

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萬計殺者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

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

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

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

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

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

吳錄曰晉

權謂齊

非君誰

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

駟車駿馬罷坐任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

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

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

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

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

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

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

而言曰至尊入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

曰大慙謹以慰心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

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

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

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
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
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
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
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
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
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
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
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
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
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
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连

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
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
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
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
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
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
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

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

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

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

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
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
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
 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
 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
 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
 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
 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
 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
 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
 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
 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

東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

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士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

牧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

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

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節尚公

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

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

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

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

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

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

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

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

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

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
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
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
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家族
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

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

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

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

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

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

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
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
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

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

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

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

安安十六年岱督將尹異等以兵二千入西誘漢中

賊帥張魯到漢興蹇城魯嫌疑斷道專計不立權遂

還召岱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

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

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

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

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

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

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

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

陽滇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

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

禹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

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

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

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

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

修蝦鬚長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

四丈四尺封以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

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

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

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

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

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

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

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

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
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
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
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
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
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
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
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
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日翹翼周二南作歌
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
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
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

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
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
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
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
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
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
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
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
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
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
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
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